

武痴怪功夫



独孤红武侠专辑

上

武痴怪功夫



独孤红系列⑧ /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痴怪功夫/独孤红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7. 11

(独孤红武侠专辑)

ISBN 7-5039-1439-4/I·613

责任编辑:郑向前

封面设计:刘文兴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武痴怪功夫 (独孤红)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24印张
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册

ISBN 7-5039-1439-4/I·613

定价:29.80元

前 言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，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，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

在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在好友卧龙生的启发下，尝试撰定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满江红》一夕成名，轰动港台之后，相继出版《武林正气歌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武林春秋》。

独孤红作品，到一九九七年三月，共六十四部，最新的九部，前五十五部以武打历史为主，后九部以喜闹爱情为题材，把独孤红新派武侠小说推向最新的高潮！

1997年6月于北京

内容简介

当年，九江林府发生血案，五省一湖龙头大哥“金刀不败”林宗汉被害，林府血流成河，妇孺皆没。

十年后，皇上御批大辟之刑，九江府衙门对林府血案的三百余名“凶手”一律拦腰而斩，与此同时，执行斩刑的九江府刽子手“一九屠夫”秦万年也惨遭杀害。

又十年后，秦万年之义子秦勇仁入道江湖，结识富婆林大姐，林大姐以金钱、美女甚至暗杀手段，迫使秦勇仁成为她手下之头号杀手。

秦勇仁终日泡在醇酒、美女之中，但他并不幸福，他不断受命杀人，最后，终于帮助林大姐毁灭了鄱阳帮。

不料谜底揭晓，林大姐正是当年林府的唯一苦主，也是指使他人杀害秦勇仁之义父的凶手，秦勇仁悲愤欲绝，毅然离开了林大姐……

本书故事曲折，情节香艳，欲知详情如何，请看《武痴怪功夫》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血洗林门 (1)
- 第二章 江湖险恶 (47)
- 第三章 杀手生涯 (94)
- 第四章 居心叵测 (143)
- 第五章 风流小侠 (181)

目 录

第六章	徐娘半老	(230)
第七章	牛鬼蛇神	(273)
第八章	血雨腥风	(323)
第九章	侠骨柔肠	(370)
第十章	缩头乌龟	(426)

目 录

- 第十一章 尔虞吾诈 (469)
- 第十二章 将计就计 (518)
- 第十三章 死里逃生 (565)
- 第十四章 斩草除根 (606)
- 第十五章 火烧敌巢 (640)

第一章 血洗林门

林府厅堂中，酒肉飘香，笑声爽朗。

四位汉子围坐一张八仙桌前，四名侍女垂手立于他们身后。

这四位汉子中，坐北朝南的一位身着团花绸袍，四方眼，浓眉大眼，年约四十，正是林府的主人“金刀不败”林宗汉。

说起林宗汉，五百里鄱阳湖无人不知，他乃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安徽及福建四省的水旱绿林龙头大哥，人见人畏，人见人敬。

哇噻！金刀不败一声吼，五省一湖也得抖一抖！

东首的一位汉子，身着绸缎马褂，三角眼，鼠撇须，头大如牛，此人姓屈，双名崇义，乃林宗汉的八拜结义兄弟，号称“鄱阳一蛟”。

自从林宗汉结拜了屈崇义以后，近年来已渐渐懒散，将鄱阳湖中的事务交给屈崇义代管，自己落得个清闲，专理陆上事务，腾出时间来与家人多多团聚。

西首及南首的两位汉子，一位叫马铁昆，一位叫成仲年，均是屈崇义的手下。

今天，屈崇义带着两位手下，赶来林府向林宗汉交结鄱阳湖水上的财务收支年账。

林宗汉好酒，说是先喝上几杯再说。

于是，四人便在厅堂里坐了下来。

说了喝几杯，此时已远远超过其数。

屈宗义带着酒意，将一本账簿递向林宗汉道：

“林大哥，此时大家都喝得差不多啦，你也该看看账簿了。”

林宗汉红光满面，笑望他道：

“不用看啦，年收银两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九两银子，支出总数是两千零七十九两银子，净赚一千八百两银子，还用算吗？”

屈宗义一怔，暗忖：

“林大哥心中挺有数哩！他将水上事务交给我，却并非躲在岸上睡人觉，只怕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线之下……”

念及此，强打笑脸，道：

“大哥英明，小弟佩服，但这钱财的事情总要有个手续的，故而大哥还是看看账簿的好。”

林宗汉敛笑，故作正色道：

“老二，你办事，大哥放心，还对账簿干什么？来！再干一杯！”

屈宗义也正色道：

“大哥，亲兄弟，明算账，这账簿你无论如何要过过目，不然的话，事后出了差错，大哥小弟这里都不好说话！”

林宗汉显得无奈之极，只得点头道：

“老二，你这样分生，做大哥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回头喝道：

“卢总管！”

话落，一瘦小精明的老者连忙走进厅堂来，微微一躬身，道：

“老奴在，不知少爷有何吩咐？”

哇噻！他居然称林宗汉为“少爷”，可见他已在林家为仆不止一代了。

林宗汉沉声道：

“屈二爷交来年账薄，你拿去仔细对一对，不得有误！”

“是，老爷！”

卢总管答应一声，接过账薄折身而去了。

林宗汉脸上换成笑容，转望屈崇义道：

“老二，现在你放心了吧？来来来，咱哥俩今夜须得痛喝一场，不醉不归！”

这场酒果然喝到深夜才撤席，各人均是酩酊大醉，被人扶回房间将歇。

三更时分，月亮隐去，天空中一片黑暗。

冷风呼啸吹过，寒意大盛。

林府山庄内外，除了偶尔传来几下狗吠声外，异常寂静。

这一分都显示出不安与凶险，暗藏着杀机！

突然间，一阵凄厉的警报声从山庄上空划过，一连七

进的大院内居然冒出了熊熊火光！

与此同时，院外响起了阵阵喊杀声！

庄上的人被惊醒了，纷纷从床上跳起，胡乱披上衣衫，拣了木棍之类的东西在手，冲出房门，准备迎接敌人的来犯……

此刻，庄外的几处岗哨早已被敌人摧毁，散落的火苗从外向内漫延，与庄内的大火连成一片，冲天腾空……

哇噻！庄内庄外同时起火，显然是理应外合！

劈劈啦啦的火暴声不断，借着火光，可清晰看见正有四五百名蒙面人挥动着兵刃杀进庄来！庄上的人立即拦阻他们搏杀。

搏杀惨烈无比，人们虽无法看清蒙面人的脸面，但从他们由面巾洞口露出的血红双目中，可以明白他们是如何疯狂野蛮，可以清楚今夜这一战将是生死之战！

但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为何要对林府山庄下毒手？

有关这些，一时片刻之间，谁也找不出答案。

只有搏杀，再搏杀，杀退敌人的疯狂进攻！

庄内庄外警铃响个不停，喊杀叫骂声不绝于耳……

当数百名蒙面人攻近厅堂门前时，忽有一声厉声叫道：

“马老弟，成老弟，林宗汉在哪里？带我们去提他的人头！”

庄上的人一听，心中大惊，各自暗忖：

“这马老弟、成老弟是谁，为何敌人会叫喊他俩的名

字？”

一面想着，一面手脚不停，纷纷围堵在厅堂门前，浴血奋战，拚命抵抗。

但庄上的几名头面人物却明白对方在叫谁，震惊之间，只见卢总管冲着身边五名锦衣汉子叫道：

“孟兄、杨兄、盖兄、任兄、~~常~~兄，敌人在理应外合，你们快回去，保护庄主的安全，这边由我一人来应付！”

说罢，纵身一跃，飞落至蒙面人中间，挥手向一红袍蒙面人杀去。

只因方才叫“马老弟、成老弟”的正是这红袍蒙面人！

此人显是敌人中为首的。

照卢总管的想法，制住此人，或可能稍稍阻挡敌人的攻势。

正所谓打蛇打七寸，擒贼先擒王！

红袍蒙面人见对方来势凶猛，身形一闪，避过卢总管，身上兵刃未拔出，却暗中捏了一把石灰在手。

卢总管奋不顾身，剑锋一圈，圈出一道白光闪闪的剑芒，将红袍蒙面人罩入其中。

红袍蒙面人顿觉寒气砭肌刺骨，心中一凛，慌忙后退，接着手臂一扬，暴喝一声道：

“姓卢的，先吃我一把石灰面再说！”

但见一蓬白灰炸散，向卢总管迸射面到。

卢总管身在咫尺，躲闪不及，当场惨叫一声，双手捂眼，弯下身去。

几名站在近外的蒙面人见有机可乘，飞快涌上前，挥舞兵器一阵乱砍乱杀！

可怜卢总管身怀绝技，竟遭到敌人的暗算，顷刻间，身体四肢被剁为肉酱！

那五名锦衣汉子本在犹豫，没有立刻离去，此时眼见卢总管横死当场，一个个发指眦裂，红眼大叫道：

“卢总管……”

喊出一声，同时从厅堂廊阶上飘下，扑向红袍蒙面人！

恰在此时，只见两条人影飞快掠出厅堂，后发先至，凌空挥剑，向五人背后削去！

五名锦衣汉子徒觉背后生风，料到有人偷袭，疾沉身飘下，回头望去，见来人正是今夜庄主的三位客人之二马铁昆与成仲年，不由又惊又怒，立即彼此间打了个眼色，分出两名锦衣汉子去对付他俩，余下三人继续扑向红袍蒙面人。

双方将对将，兵对兵，喊杀冲天，激战空前壮烈……

大略过了半盏茶时分，方听厅堂廊阶上炸起一声怒喝：

“住手！”

喝声如同惊雷，震得在场人两耳生鸣，头晕目眩，双足发颤，无论敌我双方，均不由停下了手，转向廊阶上望去。

只见金刀无敌林宗汉手握七环金刀，威风凛凛的站在廊阶上，方才那一声喝喊正是出自他口中！

他身后，则站着鄱阳一蛟屈崇义。

俗话说，虎病威犹在，林宗汉这一出头，果然吓倒了数百名蒙面人，令他们不再敢轻举妄动。

只听他沉声道：

“各位是什么来头，为何要深夜前来偷袭我林府山庄？若是为钱为地盘之事，大大好说，凭凭我姓林的一句话，想来在五省水陆绿林道上，还有人肯买账，定会让各位满意的！”

哇噻！死到临头，还想摆架子，以镇住这群亡命之徒。

但人家既然杀来了，成了你死我活之势，岂能再听你的？！

果不然，那马铁昆率先振臂叫道：

“弟兄们！姓林的一家威风了祖孙三代，骑在咱们的脖子上拉屎拉尿，咱们受够了他们的气，今夜反啦，要拚个鱼死网破！杀上前去，谁也不能退缩！退缩只有死路一条！杀呀！”

数百名蒙面人闻言精神大振，齐声呼应道：

“退缩只有死路一条！杀呀……”

屈崇义怒喝道：

“马铁昆！成仲年！屈某待你二人不薄，你二人为何要勾结外人，暗害我林大哥！”

马铁昆嘿嘿冷笑道：

“老二，你跟了姓林的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那才叫不薄呢！我们再跟在你的屁股后面，除了余下的洗脚水外，又

能得到什么？今夜一战，你最好站在我们一边，不然的话，嘿嘿！只怕连你也要搭上一命！”

屈崇义怒不可遏，厉声骂道：

“王八蛋！今日屈某让你先见阎王！”

纵身扑下，剑掌齐出，与马铁昆、卢仲年混战在一起。

这时，那五名锦衣汉子见林宗汉露了面，联袂攻出一招，逼退四面敌人，抬起卢总管的尸身跃出场外，落到林宗汉跟前，齐声道：

“庄主！总管已遭敌人的暗算，我们……”

林宗汉低头望着卢总管的尸身，虎泪流泪，却挥手止住五人说话，沉声道：

“不用多说，将卢总管抬入厅堂，立即返回应战！”

说罢，抬头向场中望去，叹道：

“今夜我不该喝多酒，致使昏睡不醒，迎敌来迟，凭白牺牲了卢总管……总管啊，总管，你身为我林家三代人之忠仆，今夜惨遭横死，我林宗汉但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一定要为你报仇！你安心去吧！”

手中七环金刀挥起，连人带刀，化作一片金光，射入场中。

但见金光过处，惨叫声不绝，肢体血肉横飞，数十名蒙面人当场毙命！

哇噻！果然不愧为五省一湖的水陆绿林龙头大哥，其勇万夫不挡！

那红袍蒙面人见状，又惊又急，飞快跃上，封堵住林

宗汉。

马铁昆与成仲年也一齐舍下屈崇义，向林宗汉杀来。

但此时那五名锦衣汉子放下了卢总管的尸身，重新出厅加入战团，刀枪齐挥，所向披靡，敌人纷纷惨叫倒地。

再加上屈崇义神勇无比，手下的亡魂一个接着一个，形势倏忽间发生了大逆转。

如此下去，今夜这数百名蒙面人将必定尽数被歼于庄内，有来无回！

林宗汉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眼见屈崇义已杀近了身侧，抽空叫道：

“二弟！这些蒙面人来历不明，待会不妨留下一些活口，严加审问！”

屈崇义高声回道：

“大哥放心，小弟专留敌人头头的活口，以便审问出实情！”

林宗汉暗暗称妙，心想他这二弟到底精明，此时此刻，激战之下无法分心，他竟连这一层也想到了，自己有了他，还何患敌人阴险毒辣？

当下精神大振，又转向敌人杀去。

不料陡觉后颈一寒，一把冰冷的刀锋已按在了他的脖子上！

林宗汉一惊之下非同小可，不料敌人中还有这等高手在内，自己着了对方的道儿，连影子也未看清，正可谓疾愈闪电，防不胜防了！

只听那人冷冷道：